

散文的诗意

——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集

王士燮 译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万有文库
新世纪

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本文库为国家『九五』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散文的诗意

——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集

王士燮 译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文的诗意: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集/王士燮译. - 沈阳: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0. 1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4辑·外国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280-0

I. 散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俄罗斯-现代 IV.
I5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7048 号

学术策划	王 士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
	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
责 任 编 辑	王之江 李中孝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
封 面 设 计	郑在勇
责 任 校 对	刘 璵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125
字 数	112 千字 插页 1
印 数	1—3 000 册
定 价	6.1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四辑弁言

在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里，我们提出十二个大字为“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”：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。两年来，大体上在循这方向工作。

据专家研究，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《万有文库》，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，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，都可以通过最经济、最系统的方式，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。对于云五先生诸如此类的雄心壮志，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曾有论评，说他是在“为苦难的中国，提供书本，而非子弹”。对于当时战火遍地的中国，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。诚如专家们所说，这可能是旧中国的年代里，“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了”。

对于今天的中国，吾辈有幸，已经不复再有书本与子弹之间的选择。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，选择终将存在。我们师法先贤，着眼现实，把当今出书的选择重点放在久远，而非一时。我们希望，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待造就新的公民的过程中，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。读者在这里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、时论近说，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“子弹”。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“书本”，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、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诂，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

“书本”。在今天做这项工作，不免有“老掉牙”之讥，而由我辈过去并无很多历史积累的非王牌出版社行之，更有汲深绹短之叹。但是，据我们浅见，造就一代新民，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，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陈典，了解历史故实，掌握前人经验。人类之所以有“书本”一物，其主要功用之一，不正在于此乎？！

按此设想检视，传统文化、近世文化、外国文化三部分，第一、二部分大抵可以仍旧，第三部分则今后需更多侧重历史典籍，及其相关资料。当今满城争说新世纪之际，我们却一再奉劝读者，何妨返顾已经过去的近一二个世纪的世界，看看当年域外诸景，也许对于方今之决策，不无裨益。因为终究来说，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，也许会想到，中国或许还有一些功课要补做——为了以后更伟大的未来！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

巴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散文

康斯坦丁·格奥尔基耶维奇·巴乌斯托夫斯基生于1892年，卒于1968年。先后就学于基辅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。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辍学，当过电车司机、卫生员、冶金工人、水手，十月革命后参加过红军。在《海员报》和罗斯塔社担任编辑，直到1932年《卡拉布加兹海湾》一书出版，开始成为专业作家。接着发表了《查理·隆谢维尔的命运》、《科尔希达》、《黑海》、《北方故事》等。从1945年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《人生的故事》，以个人经历为线索描写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和前苏联的广阔生活画面，可惜没等完成作者便与世长辞了。他的作品得到高尔基和罗曼·罗兰的赏识。1965年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。

巴乌斯托夫斯基论年龄与费定同岁，比富曼诺夫只小一岁，然而论成名的年代却要晚一些，不能不说是大器晚成。他在念中学的时候，就在1911年发表过短篇小说，这可能是由于中学语文教师的影响，所以从那以后他换过很多职业，都是为了充实生活，直到1932年发表《卡拉布加兹海湾》，才一举成名。

卡拉布加兹海湾，现名卡拉博加兹戈尔湾，在里海东岸，属土库曼斯坦，盛产芒硝，可提炼硫酸盐，20世纪初曾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争夺的目标，帝俄和前苏联都曾多次派出考察队。直到该书发表为止，前苏联也只是拟谋建造化学联合工厂。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被巴乌斯托夫斯基用游记的形式写成几起几落的故事，并拖着一个苏人类

储存热能而防止地球毁灭的光明的尾巴打动广大苏联读者，并博得高尔基和罗曼·罗兰的好评。更有甚者，作者游历梅晓拉之后，写出《梅晓拉地方》，从此这块地方成为旅游度假胜地，自然景观遭到破坏，为此而受到普里希文的责难。

巴乌斯托夫斯基跟普里希文一样，也爱写大自然，爱写游记。但是巴氏的游记更符合传统形式，巴氏不仅写处女林式的自然风光，也写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成果，如《海的诞生》就是写伏尔加和顿河之间的运河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又呼吁保护大自然。如果说普里希文“想为人们哪怕保存几小块这样原始的土地”的话，那么巴乌斯托夫斯基则具有更现代的观念，主张改造大自然，同时又尽一切力量保持生态平衡。

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苏联是有名的散文大师，巴氏热在苏联从60年代开始，在我国俄语界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。学俄语不读巴氏作品，尤如不读普希金的诗一样。巴氏散文的优美在哪里？一般都说是抒情情调。连巴氏的短篇小说，也富有抒情，就像优美的散文一样。比如短篇小说《电报》，严格说是对忘记了老母亲的女儿的责难。但是故事情节和叙述语言都那么轻松自然，使你读过之后，更多的感到的是惆怅，而不是愤慨。所以我觉得，巴氏的抒情笔调是奠定在作者的审美观或审美角度上。上面说过，不起眼的梅晓拉在作者笔下就写活了，变成人人朝拜的地方。再如坐轿车途中遇暴雨，本来是最令人苦恼的事，可作者偏偏不顾别人的批评，把闪电中出现的白桦树和火红色的狐狸写得栩栩如生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本集收入的前11篇，包括各类文字，其中关于卫国战争的就有5篇。这些文字不仅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，而且反映出作者在战场上的真实感受。“我们侧身望着，等待轰炸。炸弹尖啸一声，大地发出叹息，接着一片爆炸声，尘土四起，有一块热弹片落到附近的泥土里。我躺着望它。它闪耀着死亡的蓝光，我觉得它那尖利的钢碴儿恰恰表现了德寇的恶毒和卑鄙。”

本集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苏联作家的纪念性随笔。其中有写老一辈的，也有写同辈的。从这些文字不难看出作者性格随和，对每位作家都发现人之所长，而不去吹毛求疵。尤其是关于格林的一篇，可以说是为格林立传。因为除开《红帆》之外，格林的生平几乎不为人知。关于费定的一篇好就好在写出大作家的平凡处。这里文字大多选自1958年出版的六卷集，又从1983年出版的9卷集补进两篇（关于爱伦堡和费定）。关于普理希文的取于《人生的故事》。前11篇是按发表年代编排的，第二部分的7篇是按被写的作家出生先后编排的，这样似乎读起来更方便些。

最后一编《散文的诗意》，是作者谈散文写作的技巧的，也顺便谈到《金玫瑰》（一译《金蔷薇》）一书的写作过程。当作家又同时研究创作的人，为数不多，所以巴氏这部《金玫瑰》可以说难能可贵。尤其是作者不是用议论文的体裁，而是用小说和故事的体裁，用轻松的散文笔调写来，就写得饶有趣味。像《夜行车》就脍炙人口。作者对语言的研究，虽然经过翻译难免失去光彩，但是他那种钻研语言的精神，向老百姓学习语言的谦逊，不都值得后人学习吗？译诗固然难，译好散文也颇不易，如有不到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译者

目 录

巴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散文

施密特中尉	1
白教堂	4
克里木的春天	7
南方的巴尔米拉	9
生活	14
看水的女人	18
春水	23
迅风——摘自旅途笔记	29
旅行的缪斯	48
地理札记	52
老守林人讲的道理	61
蒲宁	65
生活的急流(谈库普林的散文)	69
森林里的人	95
格林的一生	98
阿·托尔斯泰	118
爱伦堡	121
一个平凡的人——记费定	127
散文的诗意	136

施密特中尉

赫尔松草原渐渐消失在傍晚的黄尘里。海上是暴风雨过后的长浪。夕阳炎热而暗淡，低悬在古老的碧绿的海面上，干燥的暖风从南方什么地方吹来，大约是从安纳托利亚海岸。

暮色中，轮船驶过一座小岛的凄凉的海岸。天上的星星剧烈地颤抖，桅杆吱吱嘎嘎响，只有发动机发出均匀的叹息。

从高高的船长桥楼上传来喊声：

“别列赞！”

红旗呼啦一声顺着桅杆落下来。

大家都脱帽致敬。

驾驶室里的舵手转过饱经风霜的结实的脸庞，隔着玻璃窗久久地注视着岛上。

岛上埋葬着发动黑海舰队起义的施密特中尉^①。施密特和跟他一齐遇害的水兵们的尸体，被疾驰的炮车碾为平地，连墓坑都是马蹄刨出来的。

这就是施密特中尉。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墓地上发出的誓言震撼人心：我要把所有的力量和智慧，把我的生命献给复兴祖国的事业！据说施密特讲演的口才远远超过饶勒斯^②。当他在法

① 彼·彼·施密特(1867—1906)，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委员，1905年率领“奥恰科夫号”巡洋舰起义，失败后被害。(译注，下同。)

② 饶勒斯(1859—1914)，法国社会党领导人，曾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右翼领袖，创办过《人道报》。

庭上讲演时，警卫都放下了步枪，而法庭上的庭长——一位老团长——也为之落泪。

“我死得很荣幸，因为你们执行枪决时一定要把我绑在立柱上，而这根柱子将成为奴隶制的俄国和自由的俄国之间的界标。”

有个当时在场的人说：“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面容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他那自豪的神态，永远忘不了这位‘光明的演说家’，他有一颗赤子的心肠，他在临死前那么自然地提到基督，真令人感动。”

施密特是意志的化身，是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，凡是缺乏意志的人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，或者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他不带任何武器来到军舰上，号召水兵起义。水兵们洗耳聆听，连老将军们都默默无言、毕恭毕敬地送他下船，情不自禁地佩服他那达到疯狂程度的勇敢。

“奥恰科夫号”起义、圈套、在狱中度过最后的日子……

岛上起雾了，笼罩在一片灰色的暮霭中。天上几颗大星星凝然不动，也显得暗淡，我们的船高举着桅杆上白色的灯火，向昏暗的远方和无边无际的海洋驶去。

这是平淡的一天。天气凉爽。地点很偏僻，是在奥尔洛夫省的一个被人遗忘的县份。庄稼沙沙作响，大路上扬起白色的尘埃。我来到一座大村庄，正街有三里长，村头的牧场上还有一座旧教堂。想歇歇脚，便走进邮政所所长的办公的地方。

屋内很闷，天棚低矮，墙上糊着发黄的旧《俄语报》，只是窗台上摆着风仙花。我顺手翻看一本厚厚的、已被翻脏了的明信片册。等我翻到最后一页，突然好像有一把尖刀扎在心上。

这最后一页贴着施密特中尉的照片。旁边印着他的誓言。我读了一遍。立刻意识到，所有这虚度的年华，这充满模糊的渴

望和期待的岁月，都不是真正的人生，缺乏勇气。又领悟到，所谓模糊的期待，就是对健康、自由而欢乐的生活的向往，施密特正是号召我们去为这种生活而斗争。

我走时已经黄昏了。松树林被风刮得呜呜响。心里一直想着施密特，想着这个用自己的一生创造了一个最悲壮动人的传说的人。

去年我又来到塞瓦斯托波尔，在施密特的遗体迁葬整整一年之后。

果园里扁桃花盛开，雪白的和淡粉的花瓣撒满小径，这正是克里木的春天，明净而平和。海浪如梦如痴地拍打着赫尔松涅斯古城的遗址，每到黄昏船厂一带便在暮雾中闪烁着一条条金链似的灯火，天空中不时掠过探照灯惨白的光带。我在教堂街上施密特常去的一家住了三天。女主人清楚记得他，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、谦虚而腼腆的中尉。

于是我明白了：施密特是大海所哺育和培养的人。大海给予了他广阔的视野，使他养成大胆和自由思维的智慧。我想到这个严肃而腼腆的人是如何锤炼自己坚强的意志力的，如何怀着对人类的纯洁的信念，并且时时刻刻爱护它，而他正是因为怀着这种信念而被枪杀的。当我想到这一点时，似乎感觉到，施密特是离不开大海的，离不开这清爽的风和这腼腆而纯洁的海滨的春天……

1917年

白教堂

不久以前，红军部队发动强攻，收复了乌克兰的白教堂市。我的祖父——一个慈祥的老人，生着一对蓝眼睛，银发飘洒，和我的父亲，都在那里土生土长。我小时候也常常到那里去。所以我很难想象在这座城市里进行残酷的坦克巷战的情景。说得更准确，不是巷战，而是在林荫路上交锋——这座城市有宽阔平静的林荫路，路旁长满蒲公英，路上被太阳照得暖洋洋的，飘逸着杨树叶子和苜蓿的芳香。

请设想一下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或者英国的另一座古城——伦敦人到了那里，不仅在夜里，而且在白天可以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和公鸡的喔喔啼鸣——如果发生巷战，该是什么情景。

白教堂是一座古城，曾是乌克兰首府的都城。城郊有一座庞大宏丽的亚历山大花园，一度曾归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女儿勃拉尼茨卡娅伯爵夫人所有。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都曾经游览过。这座花园使人觉得进入了童话世界。树木高大茂密，经常笼罩着淡淡的烟雾——可能由于阳光照射，也可能由于雨的湿气。树林里常常有野鹿出来到喷泉旁喝水。而喷泉直接从草丛里，从野玫瑰丛里、旱金莲丛里向上喷溅。花园的地势越来越高，可分上好几层，所以光线和色调也有许多层次，其中的魅力①深邃的秘密，恐怕只有天才的科罗^①才能传达出来。

① 科罗(1796—1875)，法国画家，擅长风景画，以丰富的阴暗色调和幽雅的银灰色调著称于世。

亚历山大花园里有罗西河流过，河水深而清澈。河面上长满睡莲。在我小的时候，这条河流经花园的地方，用生锈的铁链子拦住，以免小船进来撞坏睡莲或惊走栖息在河里的天鹅。罗西河流经市郊还要穿过阿夫拉登山。这座山不过是喀尔巴阡山的余脉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河水一直冲刷到山根底下了。于是在乌克兰大草原的心脏有一条山溪被红色的花岗岩岸夹在中间，形成许多瀑布，响声不绝。

我的童年最初就是在白教堂度过的，这座古城坐落在乌克兰一片片淡蓝的和金黄的田野中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它好像落在马齿苋蔓生花上的一颗温暖的露珠，好像当地用来烧炉子的麦秸的香甜的烟味，好像老祖父给我讲的故事——他在尼古拉朝代当过兵，常讲远征色雷斯的故事。

整个夏天，祖父都住在养蜂场的窝棚里。蜜蜂都喜欢他，据他说是因为老人说话的声音温和，再就是他从来不吸烟。我小时候常听他唱歌，他的声音沙哑刺耳，唱的是古代扎波罗日哥萨克的歌曲。这歌声有时带有草原的忧郁，有时变成热烈欢快的节奏。老祖父还记得从前乌克兰还没修铁路的时代，他曾经跟着大车队，赶着灰牛，从克里木拉上盐和鱼干儿，送到基辅。

当时白教堂还住着许多耍手艺的犹太人——钟表匠、皮具匠、鞋匠和马车夫。他们都很穷，但是善良而快活。他们常常送给我罂粟籽糖，有时是陶笛或复制的画片。每当我母亲坐到钢琴旁弹琴的时候，庄严的琴声传到街上古老的杨树中间，邻近的手艺人便都汇集到窗前，坐在草地上聆听，还不时摇头晃脑。然后老车夫门德尔赶着马车悄悄走来，停住车，并不下来，坐在那里听肖邦或柴可夫斯基的乐曲。他的老马站在那里睡着了。乐曲弹完了，门德尔摘下帽子，用帽子擦擦眼睛，对我母亲说：

“您真是个伟大的演员！但愿您能长命百岁！”

6月，到了乌克兰民间的伊万·库帕拉节，在闷人的夏夜，地

平线上不时有电光打闪，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，市郊的河面上便会飘来许多用野花编成的花环，花环上还放着点燃的蜡烛。这是乌克兰姑娘的一种算命的游戏——谁的蜡烛燃烧的时间长，谁的寿命就长。

关于这座城市的美妙和诗意我还可以写上许许多多，可惜既没有篇幅，也没有时间。

如今白教堂被收复了。德寇是职业的杀手，他们毁坏了城市，在山沟里枪杀了数以百计的和平的手艺人，砍光了亚历山大花园的树木。但是正像老祖父的歌中唱的，还没有一种乌云不被乌克兰热烈的太阳的光芒刺透。

乌克兰将在灰烬中得到新生，还会开遍鲜花，茂密的树木还会沙沙响，还会歌声飘扬，人民还会从事壮丽的劳动。

1944 年

克里木的春天

我们的军队进入了克里木。攻占了占科伊。攻占了刻赤。在这些夜里，塔夫里达低矮的星空已经在我们战士的头顶上燃烧。它总是在琼加尔和锡瓦什湖对岸欢迎我们，一到占科伊，想象到再过几小时便可看到南国的风光，不能不令人感到欢快的心跳。那塞瓦斯托波尔的蓝色的港湾、无数的舰船、黄色的码头，纷繁杂陈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还有那盛开的扁桃花，还有那亲切的黑海水光接天。黑海是大地上最优美的大海之一。

我们知道，克里木已经被破坏了，被德军的士兵的大皮靴践踏了，但是它又要成为我们的土地。我们知道我们会解放它。德寇在我们珍爱每棵树、每个拐弯的茂盛的花园里，放肆地嬉笑。德寇把英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变成一片瓦砾场。

德寇玷污了克里木神圣的土地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会解放克里木，我们的克里木，那里的海角的巉岩峭壁沐浴在蓝天和水光之中，而大海把落叶送到悬崖的脚下。克里木使我们每个人都想让时间停住，以免失却青春的感觉。在克里木的生活，好像大海的早晨一样，总能令人精神振作。在那里的生活已接近顶颠，黄金世纪清晰可见。克里木对我们说来，永远是激发灵感、充满诗意和宜于创作的土地。

整个克里木，包括路旁的石头，都充满着伟大的回忆。普希金曾到过这里，到过古尔祖夫。关于克里木他写过天才的诗句：“一条浮云散了”。列夫·托尔斯泰在克里木写出了最早的描写

卓越的俄国士兵的短篇小说。为了保卫克里木，几位“出身水兵”的伟大将军，如纳希莫夫和科尔尼洛夫献出了生命。在克里木举行过“波将金号”起义，在克里木施密特中尉进行过斗争，契诃夫在奥特卡的小白房里写下了令人惊叹的短篇小说。红军正在攻打彼列科普。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成千上万的渔民、水手和农民为祖国贡献出多少胜利和欢笑，多少热爱自由的思想。

凡是到过克里木的人，离开它的时候都会带走对这片多石的土地的永生的爱——克里木就是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魅力。

我们的军队进入克里木。不久整个半岛，从刻赤到塞瓦斯托波尔两岸之间的光辉的土地，都要赶走厚颜恶狼的法西斯匪徒。首都上空礼炮轰鸣，传遍莫斯科近郊的森林，报告费奥多西亚、苏达克、雅尔塔、阿卢普卡、巴拉克拉瓦、辛菲罗波尔、塞瓦斯托波尔——直至整个克里木的解放。

我们要恢复克里木。它那肥沃的土地、充沛的阳光和海上的清风都会帮助我们。克里木沿岸入夜的海面上又会摇荡起万点灯影，花园里又会开满鲜花，太阳又会照耀，葡萄园和黑海的松林又会散发出沁人心肺的气息。

我们欢迎克里木的解放者。我们为他们而自豪。我们对他们感到艳羡。是他们第一批踏上克里木的土地。他们将第一批看到克里木的春天，他们得到了多么伟大的荣幸，多么伟大的光荣和喜悦。这将是解放的春天：克里木多雾而清爽的4月——大地开遍鲜花，每分每秒都会有几十亿的树叶萌芽，花苞绽放。战士们面对着这被解放的土地上烂漫的春花，来到黑海之滨，望着大海，情不自禁地摘下钢盔，舒胸呼吸：“这真是宝地！如今永远属于我们了！”

1944年